

> 往事

忙怀紫胶情

□ 陶仁标

母亲拿干紫胶片加青蒿子,用开水冲泡,汤色乌黑。看着她小心端起汤碗,闭上眼睛“咕噜”一声喝下去时,我总在想:这是不是该叫“闭眼睛汤”?有一回,我忍不住端过来尝了一口,过了两天吃糖都觉得带着苦味。父亲做砍刀木把手时,也会拿起干紫胶片,塞进预先做好的刀把空心槽里,再把烧烫的铁砍刀柄插进去。随着“哧溜溜”的响声,一缕白烟冒了起来,钻进我鼻孔的味道,就像油炒饭炒糊了似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,紫胶是紫胶虫寄生在寄主树上吸食汁液后分泌出来的纯天然树脂,是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。干紫胶片加青蒿子用开水冲泡着喝,是民间流传的一剂清热解毒的偏方,难怪说“良药苦口利于病”呢!紫胶还是一种黏合剂,遇热融化后能黏合不少物件。经过不同工艺加工提炼的紫胶产品,能用到国防科技、轻重工业、日常生活等好多方面。

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紫胶虫和紫胶生产》一书中提到: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,1956年在云南省昆明市建起了我国第一座虫胶厂。同时,以云南紫胶老产区为核心,又在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四川、贵州和湖南等省(区)积极发展紫胶生产。

我的家乡忙怀,坐落在云县澜沧江西岸,是一个彝族、布朗族群众聚居的山乡。紫胶虫的寄主树像绿色的卫士,长满江畔,守护着水土,净化着空气,让大地的色彩更丰富,也让这片土地更显厚重。

1988年,云县忙怀彝族布朗族乡

人民政府、云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共同编印的《云县乡镇概况·忙怀彝族布朗族乡分册》里记载:忙怀在发展紫胶生产中,曾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。比如沙田村,连续两年紫胶产量都超万斤,先后被省和中央评为先进单位。书中“大事记”部分还记有:1965年临沧地区国营忙怀紫胶场成立;1976年4月,泰国考察团到忙怀考察紫胶生产情况,并给当时的忙怀公社赠送了纪念品。

看得出来,紫胶原料的生产,是乡亲们的一项主要劳动,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我小时候就学会了放养紫胶虫,而人生中第一次外出务工挣钱,干的就是放养紫胶虫的活儿。

家乡实行“包产到户”那年,我11岁。父母让我辍学回家,主要负责放牛,也学着做一些其他农活。到了第三年立夏时节的一个晚上,顺成叔借着萤火虫的微光来到我家,我们一起坐在火塘边。父亲递给他一锅早烟,说:“听说你们要去外地放养紫胶虫,带上我大儿子一起去吧。”顺成叔略一思索,点了点头。火塘的亮光映着他俩古铜色的脸庞,格外清晰。那天晚上,我想到能摆脱被牛尾巴“拴着”的日子,第一次离家十多里去务工挣钱,心里又兴奋又紧张,就像有好多带着光点、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在夜空中乱窜,直到半夜三更才睡着。

第二天,母亲喊我起床时,天刚蒙蒙亮,就像我一样,带着惺忪的睡意。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餐:一小锅苞谷米饭,一小盘素炒白菜。她还为我准备了午餐——用热乎乎的苞谷米饭捏成

拳头大的饭团,再用芭蕉叶包上一把咸菜。我用凉水洗了把脸,匆匆吃过早餐,挎上大挎包(里面装着午餐、水壶和小铁锤),赶紧去和顺成叔他们会合。到了地方才知道,同行的一共五人。天刚亮,我们就出发了。

一路上,大家都没闲聊天,只顾着专心赶路。翻过三道山梁,穿过四处洼地,再爬上半山坡,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,我们终于到了放养紫胶虫的地方。听人介绍,这里是当时全乡的紫胶示范基地。

所谓放养紫胶虫,就是把紫胶种标放到寄主树上。这次在示范基地放养,就要改改以前的老做法——过去乡亲们用绳子捆绑多节种标,固定在离寄主树有效枝条较远的大树丫上,特别浪费。现在得把种标两端削成马蹄形,只取一二节,在接近有效枝条的位置,把“马蹄”背面紧贴寄主树枝,用小钉子钉牢固,让胶虫顺利爬到寄主树的有效枝条上,生长分泌紫胶。我们把大挎包里的食品拿出来后,就用挎包装紫胶种标,放到树上。那天放养紫胶虫时,我认真听上面派来的技术员指挥,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,凭着身子轻巧的优势,爬树上下、钉种标都又快又稳。顺成叔他们见状,还一个劲叮嘱我慢点儿,要注意安全和保存体力。直到太阳贴着西山往下沉,我们才收工回家,到家时,天刚好黑透。

我们连续放养了五天紫胶虫。结束那天,技术员召集大家发工钱,给其他人都是原定的每天两块五,却念叨我年纪小,和别人拿一样的不合

适。顺成叔他们一听,立刻七嘴八舌地劝:“这孩子虽说年纪小,可爬树钉种标跟猴子一样灵巧,做得又快又好,该拿一样的工钱!”最后,技术员听了大家的话,把十二块五毛钱递给我,我双手颤抖着接了过来。当晚回到家,我在火塘边把工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母亲,才转身去吃晚饭。不经意间回头时,我看见母亲正用手背擦着眼角。那天夜里,我睡得特别香——一半是因为累,另一半是因为心里揣着收获的喜悦。

那年九月,父母见家里日子好过多了,三弟也已经入学,就送我重新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校园。对于辍学这件事,我从没怪过父母。那个年代,“教育优先”的观念还没普及,能让一家人不挨饿受冻,才是最要紧的事。不过,经过那段时间的劳动锻炼,我更能体会到读书的快乐。后来再说起第一次外出务工挣钱的经历,我总爱编两句顺口溜:“一个饭团作午餐,一天工钱两块半。”

如今,当年那个爬树的“猴子”早已不再放养紫胶虫,在外工作后,回家次数也少了。可日子就像融化的紫胶,把岁月牢牢粘在一起,我和故乡的人、故乡的事、故乡的一草一木,也早已紧紧连在了一起。靠着不同时期的通信方式,我知道父老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父母也快八十岁了,据留在家里操劳的二弟说,母亲偶尔还会让小辈找些干紫胶片,加青蒿子用开水冲泡着喝;父亲也常把那两把老砍刀拿出来擦擦,轻轻摸着用紫胶黏合的木把手。

> 闲话

带着爸爸的书坐地铁

□ 岳志雁

爸爸喜欢书,也收藏了很多,这是他留给我们最丰盛的财富。爸爸去世后,妈妈让我把书搬走,起先我拖着不搬,后来当我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别样的、有意义的搬书方式后,却乐此不疲了。

爸爸喜欢自然风光,他那个年代,也只能借着出差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外面。我知道他坐过飞机,但没印象坐过地铁。爸爸去世后三四年,我们的城市才有了地铁。现在我坐地铁去看妈妈,为了让眼睛离开手机屏幕,我会带本书看。后来,去看妈妈时拎着吃的,回来的时候便从书柜里选上一本书,带上爸爸的书坐地铁。

爸爸的书中有一些包着黄褐色的牛皮纸书皮,像穿着统一工装的员工。在书皮侧面写上书名,立着排在书柜里也知是什么书;书皮的正面也是统一的格式——右上方竖式题书名,中下端或者竖式写着爸爸的名字,或者印上一枚他自己刻的隶书印章——还记得爸爸给我讲解这枚红艳方正的印章的意义时,八九岁的我看不出字形认不出字,只觉得深奥难懂,

只隐约记得发音是“致远斋”。

爸爸的书的空白部分会有许多批注。小时候瞥见他书写批注的样子,心底里会悄悄觉得“讨厌”。我觉得他的字潦草难认,不好认的字便是不好看,这最初的印象无意间扎了很深的根,一直倔强地在我心中住了很久。

直到成年后我练起了软笔书法,先写横平竖直的楷书,又慢慢接触隶书,接触繁体字。现在虽不会写行书草书,但也逐渐认识了些行书和草书的字。再看爸爸书页上的批注时,才认出他写的是行草字体,书写隽秀灵动,沉稳中透露着细腻,像他的为人一样。

再认爸爸那枚印章,细看才识得是“致远斋藏书”五个字。“致远”取自诸葛亮写给他儿子的经典家训《诫子书》中的名句“非宁静无以致远”,原来爸爸在他的爱书中藏着一番为人处世,以及对子女殷殷期盼的深意,我现在只能猜测爸爸的意思而不能求证,好生遗憾!

手捧着一本本书,回想起自己成长中可以天真,可以负气,才明白是站

在父母疼爱的基石上;儿时调皮、任性的背后原来都是父母满满的包容与庇护。这些也是在自己为人母后,在对女儿的陪伴中才体悟出的道理。

人与人之间最难跨越的是认知的鸿沟,子女要读懂父母的爱需要时间,可当我到懂了的时候,却没有了再与爸爸对谈的机会——这个时空的错位,终是心中的痛。我与爸爸间无法弥补的痛,莫过于此。

好在,一本本爸爸的书,随着一趟趟地铁从妈妈家搬到了我的家。一路上我翻着不同的书,不同的往事也随着浮起,细细重新品味,总能品出不同于小时候认知的感觉。爸爸没坐过地铁,可现在他的书经常“坐”着地铁,看似是我在替他弥补遗憾,其实是他的书在弥补着我对他的思念,还有机会让我渐渐修正着我曾经对爸爸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,让我重新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父爱。

我乐此不疲地一趟趟坐地铁、一本本地搬着爸爸的书。我的书架渐渐被爸爸的书填满。每次抬眼望去,都像看见他安静地坐在那里,对我微笑着。

> 诗苑

想要逃离的地方

□ 陈思灵

这是我想要逃离的地方
也是我一次次徘徊
犹豫要不要留下的故乡
我的骄傲和自卑形影相伴
永无止境连绵不断的山峦
让心仪的浩瀚的蓝色的海
阻隔在千山万水之外

云贵高原上的云
离天空越近离神也就越近
唯独离远方更远
县城百无聊赖的生活
不知何为解脱的自己
事到如今依然还是
无法忘记所有透明的梦
无法扔掉所有的昨天
正如无法拥有轻盈的脚步

